劉孟塗集

孟塗文集卷五

桐城劉開方來

與朱魯岑書

余求友於天下以輔吾學後以得交足下爲言蓋聖人之道廢而興明而晦支離而潰决者千數百年矣吾學焉而未有得知焉而未能行非沉靜而有明識者不足與於斯也天其或者使吾得助於子乎夫自仲尼歿後衆說紛起皆各具一端之旨離而漸失其眞至孟子出而正之黜邪祛僞故孟氏爲之綱荀卿爲之紀而先王之道義以明遭秦火後六藝幾於廢絕漢興賈太傅明於道術通於世變於是儒學漸興董仲舒酌其要歸劉子政拾其遺緒鄭康成闡經學於兩漢之末王仲淹振禮教於五季之餘是時佛已盛行韓退之乃排異端以伸正學迄於有

宋程朱崛起然後會微言於千載之上精理內析大義外昭斯固宋賢之功亦累世中明其義愈推愈精積漸以致此也故自宋以前諸儒之論道義雖不及程朱之密然其裨於天下後世者甚大未可以此而遂輕彼也夫先河而後海古之通義也元明以來程朱之書著爲功令士遵一說罔敢他議其學之顯爲異同者葢有三焉其流派之變爲俗學者葢有二焉人才盛衰於是乎定學問臧否於是乎分不可不知也曹月川與薛文清爲明儒之冠世皆以主敬窮理爲宗矣陽明苦其拘也乃創立良知之旨以曉天下强經傳以附己說以靜悟爲主以簡易爲功以博文强記爲多事舍中正平實而欲進於自然高明其言性也欲過於孟子其言理也多雜於釋氏然其氣節功業振動一世士多趨之始猶未盛行後其徒當國天下於是乎競爲

心學援彼禪宗入我儒術則陽明爲之也李塨學於顏習齋習齋之說先以躬耕養親爲本次習道藝以備天下之用自以爲孔子之學而詆程朱爲非於是李塨尊之王崑繩悅之然習齋之行不愧古人習齋之道有裨實用其功太刻苦而不堪也其言雖異致而實與程朱無二也李塨强爲判別妄爲排擊欲抑程朱而伸師說用意既過見亦左焉則習齋倡之也自明季及乎國初學病空疎士漸舍宋而趨漢矣由是顧炎武尊康成而不及宋儒閻若璩論程朱而不敢議議朱彝尊則微辭竊詆以揚其波毛奇齡則肆言力攻以煽其焰而當是時前有李文貞後有方望溪皆力主宋學不尙奇博風氣未能盡變也及戴震東原氏出以淵雅之識負宏通之譽又承天下厭故喜新之後於是考糾諸經精小學明度數證前代之遺制力亦勤矣然其

學則博其言則偏以躬行爲不足尙以程朱爲不足法而司風化者又羽翼之士於是乎外行而內文先利而後義能博而不能通學則不切於身用則無關於國風氣之患及乎朝野中乎人心則東原成之也是三君子者信有失矣而恪遵朱賢者其流或變爲俗學焉是非程朱之咎也學之者之過也夫所貴乎程朱者謂其理得而言當也傳注之後變而爲講章則非宋儒之舊也自蔡虛齋陸清獻以下未之能免也論著之後變而爲語錄則非立言之體也自顧文端胡敬齋以下未之能除也謂斯二者不足病諸君子則可矣謂非其學之失不可也謂諸君子持論之正立言之謹循之而無弊不至如姚江之決裂人亦信之矣謂其識見卓絕能發前賢之覆則吾不知也夫自程朱之後曹月川薛文淸之徒其流派若此陽明習齋之徒其異派

若彼異者非矣而其中有是不可奪也同者是矣而其中有非不可安也吾子請擇於斯將從其異而是者乎亦從其同而非者乎抑不論同異而但取其是乎其或置諸子同異是非於不論而但以程朱之行爲法乎抑或上溯荀卿及漢唐諸儒以觀彼得力之所自乎不然則將專求之六經以折衷於聖人執其本以量其末天下之大事物之衡可坐而定也夫孔子既歿聖道之傳與時爲廢興因人爲明晦或支離以蔓其辭或潰決以破其義是以得於文者多得於理者寡知其跡者多會其義者寡守其常者多識其變者寡故惟好學深思見卓而心平者爲能析其精而參其微也吾子沉静而有明識其亦嘗致力否乎且言考證者急漢宋之分言義理者爭朱陸之辨於此有人焉負豪傑之才躬聖賢之學和同於朱子陸子之說以善其用是

亦可謂難矣是孫徵君奇逢之所以爲儒宗也吾惜其言鮮發明而甚慕其爲人子亦有意願學之乎天下諸友既散處不可見喜吾子在里而勤於道也故歷陳學術之異同得失及風氣之所以變者貽焉願吾子勉爲之兼以輔吾之不逮也

與姚幼槎孝廉書

開自幼槎足下自奉教命過蒙見推矜許之辭溢乎情實非僕之多能乃足下之好善也自古文人賢士同時罕能相服班固之與傅毅才相若也而固之輕詆毅者矜其能也至王粲之與鄭元術不同也而粲之必難元者嫉其名也袁盎之與家令蘇軾之與伊川皆君子也而其始之交惡者性不近故異世則或相縣雖世則必相非賤近貴遠人之恒情因之以得失加之以愛憎不可改矣今足下負絕人之姿過自貶損以輸誠鄙人一

除末世高已卑人之習此誠今昔所難得者自顧闇陋無能仰
裨高明謹陳所得俟吾子自擇焉子之所以稱僕者非苟爲譽
也亦將有以取之也僕之不見棄於君子者非有殊能絶技也
又非僕言語智術足以動衆也直以阨窮未遇志鬱而不揚道
屈而不光無以洩奇騁怪遂并其平昔悲憤抑鬱之思磅礴兀
奡之氣激說放恣之狀所謂橫溢四出不可一世者盡發之於
文章足下從事於斯者有年才不謂不高識不謂不堅力不謂
不厚所望底於成者其要曰專夫專非囿於一家之謂也博求
之以觀其美擇取之以會其全約守之以致其力求之不博無
以盡諸家之長也取之不擇無以萃衆善之精也守之不約無
以成獨擅之美也守之約爲之力窮日夜之勞孜孜不倦如是
其可謂專乎未也唯好乃成唯一乃精棄紛華薄嗜慾謝塵務

盡屏去當前之所營目不兩視則明耳不兩聽則聰心不並用則神循習之久變化自生羿之所以善射秋之所以善奕皆出於此故吾近日之於文也不苟同不矯異無富貴利祿之在吾心非故爲薄之也無寒暑燥濕之在吾身非故爲忘之也無往來酬酢之在吾目非故爲遠之也吾出乎自然而不自知爲當其嚴思得意舉天下之物不足勝吾心之好畢生所急不能奪一日之功吾所得力於專者如此至於學之成與否未敢知也今足下之用力亦篤矣然才大者涉獵必廣情多者嗜好必紛每所有以自節以專其志然足下與僕居則同里生則並時未始不自表其能也求始遽忘乎名也未必其性之果相近也然而虛衷屈己不以其所長者沒人之能其過古賢士文人遠矣且足下以絕人之資過推闒陋里中鬬之得毋訊予有服善之

公而無知人之明乎漸爽惟力學自愛爲望

與倪穎符書

余所遭極人世至難之境每發憤太息而悄然以悲及讀書至原憲安於窮巷曾子室不舉火歌聲出乎金石又不能不肅然以起也曰嗟乎士之懷才負異不克早自振者豈惟一世然耶古之人有先我而受其困者矣夫不能與古賢同其困者亦必不能與之共其榮今者之失安知不爲異日之得耶今者之屈安知不爲異日之伸耶吾與子當求其所以自立而已夫遇合無常而趨向有定故挾持者事業之本志節者操行之表氣識者立名之符願足下勵厥學行勿以俗情困志蛟產於深山其精未出土人得掘而食之及其挾風濤走江河推山轉石雖萬衆之剪莧之類也然當其時之未至而蝵蝍之鳴其側而躍其

前者不知凡幾矣夫惟冥然無覺不稍見其智力至使人欲取以食而不與較故能保其精氣著其神奇以致雷雨而置身於滄海碧虛之際然則士之懷才負異而困於遇者視彼倖得之榮既無歆羨之足云又何憤懣之有哉

與陳燮樓書

修德而有獲於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其志意慷慨才識魁傑卓然軼乎流俗則吾黨之士亦多有之蓋鴻鵠恥與燕雀爲羣騏驥不與罷驢同馴故諸子各以自負其奇然局於此而已矣未足語道德之淵微也未足語賢聖之極致也未足以論變化之機究天人之奧也是志之不遂而業之不專也非唯其境之足爲累也燮樓幼負異質博涉百家治經必探其微論史必抉其要文辭其末事耳亦能倜儻橫肆卓犖不羣有古人之遺

美焉然秉性倜傲多否而少可以是不諧世俗世俗皆非且笑之而君意氣自若獨與余雅相愛重余歷游天下不遇者有年矣君不以爲拙而顧以爲賢余有所作必出以示君君或規所不及余既服其識且嘉其直諒故寄托之懷俯仰之娛昭言之樂必與君共之昔晉許元度在都劉眞長十詣焉當時以爲密余既獲交於君每與言論不自覺其暱近而君猶落落如故不一加親豈所謂君子之交者耶嘗試以叩君君俯笑不言且自若也嗟乎以君與余相得之深而猶若是此余所以益敬而世俗之所以不諧也君閉戶績學不識生計一卷之外無所營心夫吞舟之魚豈能自適於溝壑吾憂君之窮而不能振也又體安頽放物我任情恭古巖棲服食之士有以此養生適性者矣未聞其能研精極深也君子之學也必沉思以求之精義以致

之君識多兼通業鮮經意吾懼君之疎而不克入道也向者吾竊諸子其所成已可見矣而君無以自力是卓然軼乎流俗者有人而希迹古賢者終未見也豈不惜哉願足下幸鑒察勿罪

再與倪頻符書

余讀史至梁鴻之遯迹渥壤陶潛之樂志邱園當時心竊慕之而身不欲蹈之自歷風塵以來十有四年饑寒奔走困其外榮辱得失攖其中童僕之與居冠蓋之與游力疲於浮文實衰於虛譽雖欲縱情閒曠以求旬日之娛亦無由可致然後知古人之決棄世俗者誠非過也當此之時匪惟心慕之而不置亦且身蹈之而不得矣且夫人情又烏可定乎與生俱來者情也與境俱遷者亦情也昔者孝標歸隱於東陽延之晚屏夫權要宏景求縣宰不遂乃挂冠入山此皆非無志於利祿者也猶能舍

紛華以就所安況素薄榮進甘心泉石者哉其長往不返不亦宜乎夫天地之所以給人者無窮而人之取給於斯世者有定故嗜好紛則學不克以有成嗜好衆則身又無以自樂以子路之賢不能忘雄心於一劍情固各有所適也余於物無好唯肆志文章溺之不倦夫縱耳目之欲者費精極思慮之勞者損神故嘗欲稍屏棄之而終不忍斷釋然則古人之所樂者其亦如此矣稽康之於琴劉伶之於酒非必其有所托亦所性之相近也强之以他物則不能矣余之於文章其亦稽生之琴伯倫之酒乎別後必有心得近復何以自樂余客游多暇聊書古人之高蹈與一已之嗜好以貽子蓋亦倦而求息之意也善自愛毋多憶不宣

與楊玉峯書

使吾近日振厲神志閉戶而有以自得無索居之歎者先生也先是余過先生於金陵心竊異之倉卒不能盡其懷余游四方先生居里中亦無由相接後余返里靜處者踰年甚苦無與談者忽從者報曰先生且至余撫喜不自禁蓋今方授徒孔鎮也自是余與先生數相過從言論無虛日風雨不能閒而寒暑未嘗輟也余素不出酬接每時至先生館舍道旁觀者竊異之余將別君期以冬月相見始吾常以里居爲苦也今且心樂之不厭矣以先生在吾鎮也先生性惠氣和深於經而優於文守正而不迂與人言必誠夫義之必精學之必講文之必成經字之不可輕易則吾既得聞命矣客游不可常歲月不可忽輒冕方遠而泉石漸親先生將何以教我焉

再與魯岑書

自別足下後意緒忽忽如有所失非無酒食不足以慰我飢渴也非無弦歌不足以解我疲勞也是以泛舟大江入平曉口休乎雷池出胸中之奇以與萬物相遭書槃之友朋從倚之時史未始不恨吾子之不在側也鳥有去故林別儔匹而棲於叢薄者每風起則回向鳴號雖有千仞之山百尋之木繁陰繁盛不以爲樂其觸於境而發於聲者性也夫人世離別之感亦若是而已矣且人情於聚散之離怨者尚不能自遣況中心好之者乎吾之於子非眞心誠好之又將口誦身法膏粱而藥石之也自吾去京師歸鄉里游吳越內肆力於典墳外溺情於山水頗有以自娛唯久與里中諸子睽阢無以辨晰疑義證明心得然偶有適意亦求舊舍諸君子而獨樂也故吾入匡山俯深谷縱心孤往窮巖壑之幽遐則思栗原爲走高原馳曠野悲歌慷慨

見風沙之驟起則思石甫焉過戰場歷關塞指陳九州之險要激昂論古則思僮萩焉登層臺覽勝迹咏歌千載之成敗揮斥無前則思幼楕焉滌清流沐惠風見雲日開霽魚鳥閒適有自得之趣則思吾子焉吾未嘗一日忘諸君與吾子也子之學識宏矣操行篤矣於昔賢其庶幾乎所不足者唯亮特之才愷惻之情耳夫才不可强而情則可以自盡者也願終勉之以進於古吾之交子也近之則見其可親遠之未見其可疎其與子言也終日不覺辭之多累日不覺意之盡衆原諸君子既不時相誤矣幸吾子在里惟須時惠德音飾我以文繡佩我以瓊玉飫我以甘醴則吾之受賜不徒慰饑渴而辭費勞矣方當窮居無事時行業俱未可知幸自寬毋過爲高論

答胡小東比部書

初夏得吾子手札並覺生侍郎書俱已捧誦崇足下垂念鄙陋所以慰藉者甚殷兼聞足下二子新殤甚爲駭嘆旣而思之子年方少壯必產英奇而此時悼惜之情固自難免愛之與痛交結於中最能傷人願勿以此過悲燕地早寒七八月間草木有蕭條之色朔風乍起人有寒態斗酒自勞冀慰言笑願足下保重弱體刑曹事繁兼之酬應子以四周之才揮之有餘然事無巨細欲其無失莫不由心亦宜節勞自愛學問之道旣已從政不能復事呫嗶然處得其宜有濟於物未始非古人之學詩歌爲吾子所長必能成名然在官之暇有餘力自可爲之若不得問亦不必深求但使涵咏性情深於悲喜則悱惻在中無往非詩人溫厚之致異日推而行之可以惠彼羣黎慈我善類京師人物聚處友朋相與何以爲歡忘勢分而厚交游商略人文含

吐風雅則覺生侍郎可親識度曠遠超然塵俗之外身在軒裳而趣深山澤有嵇阮遺意則栗原之志可風磊落慷慨忠貞之性篤實而有志節則篋箴之論可聽至若論當世之略進退千古其人不可接其言如可聞則鄙人在里雖遠猶近久遲作答時因便羽聊抒情素開頓首

與吳岳卿書

岳卿四丈足下睽離踰月未奉德教思慕之際不言自深先生氣質和易踐履淳篤如金之純不假陶鑄如玉之溫不藉雕飾豈惟性生亦學之力然至平者水風激焉乃有波濤洶涌之聲至靜者山雲出焉乃有奇譎變幻之狀蓋所積者大故蘊蓄宏深而動不可測先生學既平實而志欲宏毅或者有取乎此天下之大人才紛出爲者衆而成者寡其弊雖各不一而失於因

術者爲甚是以志過其才言浮於行學焉不以其序論焉不得其平於古人之道雖觭其近似而去之實遠果能知所從入利祿不移優游浸潤以會其通勇敢精進以致其力志堅而行之以專則何爲弗成先生潛修多暇靜以前賢爲師勤以良友爲輔若近有心得幸明以相告賢從子方才高藝多而功不可過雜內則六經外則諸子當擇其性之相近者終日從事則備而易精可以適性可以養疾可以成名方君竹吾與先生時相往還聞將有冀北之行然故土可懷北園之山水竹石亦復可留爲我謝方君幸有以自樂勿事遠游徐君六襄出處自如進退皆裕仕優則學聖有明訓里居無事其用功之獲益奚若必不至如開之客游廢業疲於山川倦於風雨自失良時言不盡意開頓首

與張允諧書

開白允諧足下僕志與行違動與時乖世俗之所笑而鄉里所竊議者足下不以爲狂愚愛之過甚且言於衆曰人稱劉君之有才而不知劉君之有識人知劉君之有爲而不知劉君之有守甚矣子之稱我也美矣過矣聞者且駭異矣足下與僕相知雖久接處不踰數旬而朋友之交深處久者或不能見及是子何所取而爲斯言耶以爲虛詞見許耶子素不爲虛詞以爲阿其所好耶子固非阿人者也意者偶有所見而未察之審耶僕學行不逮古君子之萬一吾子之言適足以增愧然夙昔所自期者亦不敢薄夫古之人有留周夷險嘯歌一室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吾學焉未能竊慕其志焉古之人有潛神毓德翛然自足不知有宇宙之大者吾學焉未能竊高其風焉古之人有寂

然靜鎮粹然溫潤是非不競於懷喜慍不形諸色者吾學焉未能竊偉其度焉三者既不可幾矣於是徒以支詞自娛出入乎窮愁馳騁乎道義縱及於汪洋奇譎而無涯大之爲川岳細之爲塵介窮極變化之思無裨學問之實若是者可以爲才乎責以事則不能應問以疑則不能决長於爲人短於謀己若是者可以爲識乎馳逐塵軌困躓末途年踰三旬游倦四海而窮不自給无儋石之儲若是者可以爲有爲乎人爲其先已爲其後人爲其巧已爲其拙人動而得已靜而失獨立無侶强於心而弱於力若是者可以爲有守乎雖然子之過稱我也愛之甚而望之深也將以破世俗之惑而排鄉里之譏也僕雖不克勝亦不敢不勉焉足下亦宜蕩滌思慮茂厥實修使朋友之相知援處者得以取善而獲益勿如僕之行不速志動不適時而不免

狂愚之誚也謹白

桐城劉開著

贈周海樵先生序

士有舉世知之不為衆一人知之不為寡者此誠可以自喻不敢以言諸人余既迂且拙雖謬為當時稱許而性不能强合今來廬陽遇海樵先生日夕過從縱言今古窮匝月之娛猶覺其促先生學行庶幾古人而於開過為謙辭君子之愛人固如是耶先生曰吾生平不妄許可所以稱子者自謂能知子也夫以太牢享飛鳥則必驚以章服衣麋鹿則必決然則世人之知我誠不敢當先生之知我又不敢辭矣然余亦自負能知先生者也故於別也不能已於言

贈萬香海序

異哉京師人衆中之有香海也其居久而窮無性也道不不可曲之以爲器方柄不可强之以納鑿盍非自今日始矣香海以磊落不羈之才絕類離倫之識而又負奇好氣不少貶屈是以所如不合而卒至於窮也余識香海於望江別十年而始遇於京師驚喜傾懷各相慰藉香海尊君荔村先生嘗官方伯矣香海少時有豪華公子之名輕財重交時異勢殊人情輒變此亦世俗之常無足異者香海寧窮忍困不輕詣夙昔交游之要人其節誠高而志亦足悲矣僑人有得赤水之珠者其寶氣異於常珠問其值曰千金居十年無售之者有賈人至聞其異使人謂之曰持珠來吾且與爾千金僑人拂然曰吾珠可就觀不可持視也賈人以爲迂怪而置之去香海之高安知世人不以爲迂怪與

贈吳子方序

昔者吾黨之人才嘗盛矣以吾與果原儋叔石甫諸君之同聚鄉里也游讌之與俱言論之與共文章道義之相與磨礪而講習是豈不足以極友朋之盛乎居數年而諸君各以事去里又未幾而阮林卒阮林才高志堅其爲學勇敢精進阮林卒而同類孤吾黨之意氣爲之不振矣天固奪吾阮林而將益吾以幼樵也幼樵歸自京師過余於皖城旅舍爲竟夕之談進旬之歡而未盡其中之所蓄其後吾來京師於果原坐次得小東焉吾歸鄉里於邂逅之頃得曾岑焉吾訪理菴先生於深言之下得子方焉馳驟人物出入天淵雄辭奇語凌厲無前氣吞羣岳志高時賢此幼樵之長也沉潛理義入其奧府珮玉而趨不失步伍此曾岑之長也志欲希古學能研深好善不倦接物以誠此

子方之長也雖處喧競不易素懷規員矩方通變之才此小東之長也之數子者皆有志向道者也皆後粟原僅敍諸君而起者也然其奇氣迅發識解超絕拔出儕類吾黨之人才於斯復盛矣吾交子方爲最久子方在里中與吾相見不過五六日而胸中之奇已鬱勃怒出不可過抑他日之樹立於斯世者且不可量豈徒文學炳燿身名俱顯爲交游之榮已哉

贈陸子愉序

自吾遊江右之次年始獲交陸君子愉交半年而遽別別四年而復遇於江右遂相與商搉今古錯綜人物探幽微抉奧衍剖疑似之未明者各證所聞歸於至當於是江右士大夫多與余有舊聞余之來而欲道故者爭相待矣余一再至輒繳唯於子愉一日不見則思見則且以繼夕未嘗倦或意本他往足已造

君余亦不自知其故也豈非以去聖久遠人材雜出奇氣異能多聞博辨及一術一藝之名於世者所在不乏未聞於先王之道聖人之術稍能窺其崖畧獨子愉抗志古先精思遠索不以饑寒寂寞易其素向而又放浪於浩博無涯之書肆意於奇譎倜儻之文以激盪其志氣且又不背乎道是誠可與論古可與共學世俗或屏謝弗稱而吾夙夜所亟求而不得者耶充之以理義澤之以詩書優游之以歲月專其力而守之不遷吾未能測其所至也余既以見君爲言而復以將别爲憂感數年聚散之不常而冀君學之有成也於是乎言

贈龔若士檢討序

京師爲才俊飛騰之地公卿大夫之所聚四方冠蓋之所趨文士碩儒山人羽客之所嚮往各炫厥長馳騁形勢雷動雲合聲

發響應處其際者類多比辭合采飾容止弋聲譽竊智畢力以爭進取而憤時矯異者則又屏棄人事絕施報離羣特立以名高故人才莫盛於斯亦莫雜於斯龔君君士以弱冠入詞館性寡交游惡奔競亦不欲離羣絕物居閒則取遺經及賢人之傳說端坐而誦習之沉潛反復含其英而味其旨意有所獲不求人知人皆善動君獨守之以靜人皆務華君獨固之以實卒是而行庶幾其專一不雜而可近於道乎惜乎吾遇君之晚也至平而至奇至難而至易者聖人之術也入而求焉無在不適於用得其毫末器識固已異矣是故志莫貴乎篤力莫貴乎堅苟誠思之未有不通苟誠爲之未有不成石之穿也由於一滴之溜江之盛也由於濫觴之泉龔君識既英敏日進不懈如是而加之意博而取之精而察之得而據之優游以博其趣涵泳以

得其天將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者其視世之爭進取者得失固何如也余來京師自公卿大夫以及文士碩儒山人羽客莫不與交而四方冠蓋之來者亦將相接處獨樂聞君之言以爲有志於道而可以匡所不逮然則今日之遇君又何晚之有哉惜乎吾將別君而去也

贈左筐菽序

始余不知年少聚處之樂也今雖念之亦無及矣余交筐菽十有四年傾蓋之始歡聚累月其後離合之迹不可勝紀而筐菽以忠信直諒爲同輩推許尤長史事於成敗治亂洞如指掌當時士大夫頗有知筐菽者而不能拯其貧良可嘆也噫古義之難行久矣鼓瑟於吹竽者之門則掩耳而不欲聽筐菽雖欲不窮得乎憶乙亥之春余與筐菽栗原同詣城西黃將軍祠時天

寒雪甚相與呼號痛飲放論人物上下今古一縱一橫戸外闘者莫不驚以爲異酒酣興發則步出高臺遥瞻遠矚激昂慷慨想見靖南侯之風烈自斯一别忽已三年不獨夙昔傾葢之歡邈乎莫追即城西之遊已爲陳迹余既潦倒無聊而君之興闘亦減矣身家之累足以困人如此哉以僅菽沉毅之姿英鷙之氣而亦不能免然則賢者致慨於交譎子路致傷於缺釜豈欺我乎抑又聞之不遇盤根錯節不足别利器僅菽抱經世之志其境之困乃所以錬其才而增其識願終勉之而已余思僅菽不見感舊遊之分散而離合之無常也作此以貽之

贈齊梅麓刺史序

余讀漢書見宣帝愼重守令詔書愷切深得致治之畧守令爲親民之官而令與民尤近國家賦稅之供學校之教兵刑法令

之具皆由斯而起未有不洞悉民事德能養人而可爲名臣鉅
儒者我
朝于清端公以循吏而立殊勳孫文定朱高安皆起家縣令致
位宰輔正色立
朝功施炳耀雖其志量學識卓絕出羣抑亦諳練之有素也同
鄉齊梅麓刺史少爲諸生即以文采知名當世爲翰林時則以
學行重於京師及改尹金匱又以政績聞於江左余識刺史於
粱溪接其言論風度和易可親溫其如玉恂恂然意常自下及
斷獄決事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抗意直行無所貶屈至興利除
獘有關於民生大計不難以一身而履衆人之所難雖大府之
前慷慨極言毅然不奪卒使當事者動容改聽而刺史辭氣雍
容直而不亢辨而不激可謂難矣刺史於甲戌歲饑籌理賑務

良法美意當時推為東南第一余得其啟事之牒觀之反覆推尋起立嘆曰世固有委曲詳盡如此之善者乎莫謂古今人不相及今之所行何遽不如古也夫天下未嘗無才才美而不本於學則發為而必不中節施焉終不合古有其才有其學而或出於矯飾非中心之自然則生平所長適足以自文其偽有其才有其學又有其誠斯能以實心行實政矣而或求治太急自行其是不能平其情以察物則其失又鄰於偏故昔賢者有人而後能如漢之循良終未之覯見刺史知古知今達於實用篤精明強幹於悃愊之中凡所舉措一本於慈祥惻怛之懷此真開所求不得者願刺史慎守此意勤而行之恢而廣之由細以推至大自始以迄於終矢之不變行其所安與日將為國擔荷重任則于清端之所建樹孫文定朱高安之所敷布亦

不過能充其量而已昔韓退之愛慕陸歙州之爲人至形諸文辭所謂樂道人之善也今開本此意作文以贈刺史且望刺史加勉以底於成也

送宋思安歸里序

昔吾嘗奮發踴躍慷慨悲歌振袂起舞舉抱樸語以示座客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幽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湃以適遠濟之情五嶽不能削其峻以副涉者之欲巖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於流俗故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言未卒而聞者皆譁然非之余於是乃取經史百家之渾渾灝灝噩噩與夫縱橫磅礴汪洋洶沸震蕩霹靂者以奇其趣觀蒼穹八極天宗地宗走飛叢植鱗介之精神也以盪

其機察元會運世颸霰天怒陰凝陽散祲彖雲錦虹電之變化也以廣其識然後俯仰一世而不知其大始終古今而不知其久進退鬼神而不知其幽視天下得失惡樂若一蟻之在畔而一塵之在淵也如是者而人益譏然非之余於是乃求類己之人以其學今年春始得宋君恩安以友焉相與論君子之學治亂之勢人心之變物態之殊以舒其幽憤之思以吐其不平之氣而吾之趣益奇機益蕩識益廣益不自覺其奮發踴躍慷慨悲歌振袂起舞也而何計人之非之雖然猶有當爲足下言者夫古人之學也必先正其志彼鴻鵠之不爲燕雀所期者崇也華嶽之不爲邱壤所積者厚也賢豪之不爲曲士所存者異也行矣審之於是宋君復問其爲學之道余復舉昔日之言以告之曰尊其內卑其外實其中虛其心

送吳孝廉至京師序

世稱爲豪士者必多抑鬱不平之鳴周覽八荒之志吳君之挾策而走京師也儻其人與抑人有言曰仲連唯不見所欲是以能頡頏於一世遇勢利之弗移也然則鷹隼之高飛於雲漢虎豹之長嘯於山林其所謂頡頏者焉足恃哉吾子之所以自待者厚矣然天下非無才之足患有才而守不固者之爲患也行矣勉之不平之鳴非至德之華也八荒之志未若千古之心也爲洲沚之瑪瑕無爲鐘山之粹玉與子其擇之矣

送方士吳君序

必使天地萬物之所有者悉備於一身則將殫才智疲神力博究典墳遍窮六藝及諸子百家之術外歷九州四海覽飛潛動植之種類觀風雲雷雨日月星辰之變幻目無停機耳無遺響

心無留思與陰陽造化寢處一室孜孜仡仡終其身於勤苦之途其勢猶懼不遂匪若是也遺高遠而趨卑賤畧多能以求一得則專精之極神明自生雖一術一藝守其業不遷亦足以名世吳君幼好道術破產求師既有所得則專一業以鬪於時善堪輿家言與人語多奇中豈所謂畧多能以求一得者耶余之識君也因鄭柳門先生時君客南州與余一見若舊相識酒酣放論言無不盡且以余爲知已吳君家廣豐在信州東北其地水多西流山形連亘爭雄靈奇而孤露不鍾於榮貴顯達而屑出異士君之孫落而遇窮儻亦地氣然耶君好直言不求說世俗其所能者余皆通其說而不克精也君將返里余適有浙西之行以君之專精一業而愧余愛博學貪徒終身於勤苦之途而不能遂也因作此送君且以規吾失

姬傳先生八十壽序

天下風氣之變其勢及於數十百年而其始則起於一人之定向方其習之未變舉世安於固陋而不知振有明道者爲之抉其蒙而發其瞶而大義之微者以昭及其弊之既成舉世習知爲非而不能正有明道者爲之挽其頹而矯其失而流俗之靡者以興故夫人才之盛衰學術之明晦悉視其人之一身而其身之存天且黙相之以繫世運往者明季之衰士大夫以議論相高而畧於稽古言道學則拾講章之末言文章則襲語錄之遺其弊也踈而不博陋而不文至

國初諸君子出始以宏通淵雅爲宗者名物必極其精詁經史以補其闕而聰明奇傑之士翕然從之學各成乎專家講必叅乎古訓其淹貫該洽固遠軼乎前代矣然相習日久矯枉弊生

善者既有以見其長而謏者反有以恣其妄立說爭鳴求異自
見擬古人之善而以爲多聞訓一字之微而以爲典要而其甚
者則又希合世風詆排先哲居心已乖乎正豈獨立論之偏而
一唱百和浸尋於顛倒而莫可止也夫是以天地民物之理存
而不明修己治人之方置而不問設使顧閻諸君子生於今日
亦必歎其流弊之甚而思有以救之者也惜抱先生卓起波靡
之中力持正議以詔後學以古誼爲必可循以俗論爲不可惑
其窮理也不強其說之所歸而務得其是其誨人也各從其性
之所近而必要其成本之以經術發之以文辭證之以事故而
實之以性情心術以道其眞處夫天下習義理者之游心高遠
而薄視典物矜考據者之專心制度而不通理宜其勢必至於
相爭而不已也故兼取古人之長使之相反而可相資而必從

理爲主以正其原考證爲輔以致其確不似調停漢宋者之漫無重輕之序而又必先反之於躬行實踐以植其基而後可底於成也蓋聖賢之道散之在天地民物行之在修己治人微與造化通其源廣與萬物共爲體惟程朱實能會之於心而體之身漢唐諸儒雖云掇拾先典表章遺經而及此者蓋鮮降至近日衆說紛行微先生力伸此論而士幾不知有眞學矣然先生退居講學不與世儒一爭異同而天下之以名義自愛不阿習俗者皆倚以爲重即至衆論隨俗行各趨異而聞先生之名及語以立身學古之事未嘗不咨嗟太息以爲不可幾也非天相之以繫世運而能若是乎然則享大年逢曠典上荷朝廷之殊恩而下播士林之詩歌者非一身之榮乃天下斯文之幸也開久辱門下愧不能有所成立竊見先生以一身爲人才學術之

攸賴而卽所以壽天下後世於無窮也爰書以爲獻

徐將軍壽序 代

京師爲天府奥區而古北口地據上游扼幽燕形勝之全坐控密雲握其要害屏翰王室屹然爲畿輔第一重鎭環密雲以外稱鎭者有三在宣府者統十有二城在正定者統十四州邑在永平者有馬蘭之險爲遼左咽喉皆各隸密雲軍府聽其部署進退罔敢後先密雲西南又有居庸之險紫荆倒馬之關崇岨刺天阻絶軌轍然俱界燕晉之交形勢雖險尚近內地獨古北口斗出邊陲北踰京師且三百里沙漠遼遠雖風氣勁悍天子重其地以爲都城之北門非勇略素著歷久親信之臣未嘗輕授斯任又北而東地介熱河爲

乘輿臨幸之區
宸遊校獵之所飛騎絡繹日於密雲是經爲守臣者隨
蹕迎
鑾罔躬凜心奔走恐後密雲之爲鎮旣內以藩衛京師又外以
擁護圍場所以壯聲勢奮武威胥賴於是乎頼故雖負才望有
非精勤愼密克明克斷竭誠不懈者亦不足允踐斯職秋潭元
戎以功授古北口提督受
命之後自鎮將叅領以至隊長伍伯罔不兢兢震惕各勤乃事
四境內外千里之遠曲巷之隱皆若親聞誠諭之言躬覩車旗
之至畏威屛息莫敢作姦
天子知公有果毅之才故授茲重鎮任以要職國有爪牙惟公
是寄公亦感奮知遇孳孳勤勤剔蠹消慝必至盡乃已是以號

令所布陰懿陽闓春雷秋霜恣其運用益欲以整齊軍政綏靜
遐荒丕揚我
皇靈及平北海始公以鑾儀尉遷雲麾使年二十有二爲陝安
延安府參將明年調任甘肅又二年遷任湖南衡州又九年積
功至福建建寧鎮總兵奉
命防海又踰年以獲洋盜晉提督銜賞戴花翎公於是以親老
乞養不許改調直隸正定至嘉慶癸酉以本鎮兵赴滑縣助剿
衆寇事平擢鎮古北口次年扈蹕
召見賞穿黃馬褂前後十數年中南剿蔡牽北殲林逆奏凱論
功公皆立績行間躬與其事受
朝廷之殊榮隮以
賜錫可謂盛矣當海賊之未平也公自建寧移守三沙海岸三

沙故積獎地地瘠民譎素與盜通官軍一出則敗公乃糾合義勇請於大府給以重貲勸以忠義衆皆感悅軍聲乃振始猶有非之者然卒賴其力以資守禦每戰有功公之勇略素著精勤慎密上結

主知者類皆若此性耽風雅所過名山大川必留題咏者有盤山雜詠三沙紀事草若干篇氣挾風雲而才兼文武信乎賢者之不可測也今九月二十五日屆公五旬某等忝與嗣君為同官謹以密雲為京輔重鎮國家所以賴公而公所以能仰邀

恩眷者備書之以為祝

孫寄圃節相七十壽序代

今

皇帝嗣位之踰月整齊庶官勤求至治旌顯直序以兩江總督

孫公德望素隆勳勞丕著節
加太子少保銜以褒耆德越歲乃稱元年海內鼓舞以誦
新政
天子首重用賢登庸選弼謂莫如公時公入覲京師遂
晉協辦大學士仍留督兩江所以委付中外之任者如此其重
天下之士見
朝廷既首相公且使一身兼古周召之職忻忻然各相稱慶以
爲明良際遇千載一時庶幾
主臣同德知無不爲復蹟隆古之盛而公是歲之冬適屆誕辰
士大夫謀頌公之德業惴惴然以讚夫高深某於是乃言於衆曰
夫黃河之流非一曲之奇也泰山之雲非一朝之積也九尙之
臺非一材之工也公以宏謨碩學精識偉度受

三朝之知遇在
純廟時已賚柱石之褒在
仁宗時叠膺金城之寄身任封疆者二十餘年凡民生國是以
及吏治之纖悉人情風土習俗之利弊罔不周知舉無遺策動
有成效故能德惠孚於士民威名振於遐邇我
皇上處藩邸之日知公名已久故
御極之始即隆以鼎鉉之司深資倚畀有言必聽有計必從蓋
信公有素矣其致此非常之
寵錫豈偶然哉且天下地美而難治者無如兩江水陸之所交
風氣浮澆物力耗屈有財賦之名而無其實有江海之防而弛
其備地廣政繁而治難謀一也積弊已深而驟難轉移也民多
文巧而易作偽官吏愈衆而事反不舉也鹽漕河工兼統之務

交集於前而勢難並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弛簡御之則不盡
分應之則難支公之始至也推誠信布大公修戎政勵官箴治
之以坐鎮養之以和平其靜山岳其動風霆不張以聲不厲以
色疏滯滌弊軍民咸悅政得其要幾決於先何効非奸何舉非
賢四境之內既肅三江之治益和削其煩除其苛令之所及閭
者謳歌於是鹽法久壞商人告困公察知其故欲除贏額免彼
宿逋請於
天子荷力以紓匪徒裕商乃以利
國引既流通其效斯得漕法因循遲丁肆兗公奏治之更法乃
行弁不收爭大河安瀾於茲十載河督黎公忠慎且勤歎諸河
務廢弛久淸公廉已聽從不為同異扶而式之俾行其意長吉
其勲力排部議南河所以獲安黎公得伸其志而不撓孫公

之力也夫臣事君以人尊賢而使盡其能此雖子皮之於國僑求之過也凡此數者皆國家之大計公熟度力行無所避忌事屬一方而功在天下非宏謨碩學精識偉度以社稷爲心者孰能與此公始以鴻儒回翔館閣出膺外任屢著勳績其撫粵也則嚴於海防知招撫之不能息患而不急於求功若是者人服公之正其撫滇也則加意邊鄙綏輯蠻獠若是者人服公之仁及其督全楚也安民除盜寬嚴得中若是者人服公之平今公久歷兩江聲聞日高歷三朝之寵榮兼數十年封疆之閱歷是以舉世無遺策動有成效矢精勤忠誠之心出之以老成練達夫能培東南元氣以植後先圖治之根本而無近名之見者此公之素志也宜其德望之隆勳勞之著上契

宸衷稱其論奏爲公忠體國之大臣可謂榮矣方且調元贊化夙夜兢兢以求副

聖主登庸選弼之至意所以籌久遠之規宏休和之治者必將恢其量如黃河之流廣其澤如泰山之雲崇其基如九層之臺而由是希美周召賡歌明良以致隆古之盛然則天之畀公以殊遇假公以大年康强矍鑠而動作不衰者益將以福斯民於無窮非公一身之慶已也某忝

命衡文雖與公相接未久竊有以得其深敢舉公德業之懋著

天子所以倚任而大夫所以稱慶者悉書之以爲公壽生發歎之誠及

沈曉滄七十壽序

古者道術治體統以學而人才出於一後世學與治術二而人

才之途分古時士習六經凡兵農刑政之事無不推尋致詳故內以資身心而出可備天下國家之用至記誦辭章之學與士溺文藝不知經世之畧而通達時務熟悉人情風土之變者反出於幕僚英俊之士而賢者有所不逮豈惟世變亦學之過也沈憢堂先生以儒士叅江右幕能詩精吏事以例官廣西自蕩浦遷西林主薄歷任皆以能名及擢太平府知事大府深重之有要議得一言爲决屢欲任以州縣先生以目視不及力辭後台謙齊中丞移撫粵西以禮迎致時黔粵之交苗匪猖獗中丞遠出防禦而省中幕府事機悉以專聽且許權宜行事先生理繁纖巨咸中要窾於明斷中行以敬慎使中丞無內顧憂賊患以寧而中丞得以成功然先生積勞病足遂以思恩通判引疾台中丞知其廉而好施以至於貧又嘉其不受同官之餽也乃

贍重資使歸以稱相報之意自游幕從宦周旋於江右粵西者數十年所在皆務仁厚惟斷獄不苟從輕其言以屈法伸情爲不得其情而適以長亂識者韙之昔文中子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自士大夫以姑息爲仁凡理無可寬亦強求曲宥漏網者旣不知恩受禍者終以祟怨非明於治體必不能排積習以平衆情而先生獨見及此可謂通達時務之變而言學者惜未之究也余始識先生於星子署中大令鄭君莊之善學而能經世者也素爲余言先生梗概今再至南康而先生適以十一月某日晉七十觴諸君子爭謀所以壽先生且索文於余余固好言兵農刑政之事而不甘於記誦詞章者也故樂爲之序

吕幼心明府六十壽序

古之牧民也逸今之牧民也勞古之爲循吏者事約而功倍今

之爲循吏者事繁而功半是非才智之不相及時勢異宜故也
其有能德加於黎庶效著於遐邇而治功與古循吏並者則其
挾持必有過乎昔人者矣蓋古之時法令至簡民情甚樸一邑
之內得專行之故其治易舉而其政易行如魯恭之治中牟陳
寔之治太邱宋登之治汝陰皆以純德化民馳聲海內後世民
風士習已不如昔而布政者日疲於簿書之煩奔走送迎之節
凡有舉措有義可行而格於例者矣有心能赴而力不暇及者
矣有勢已舉而梗於上者矣其所以撥治而撓計者事且百出
故非有過乎古人之才必不能致古人之治而我
國朝神化四溢循良疊興守令之悉心利民者所在類不乏人
至於才足以有爲守足以勵俗理繁劇之務抉隱慝之情消患
於未形應變於倉卒不動聲色而吏民畏懷賢愚翕服者則自

于淸端公以後未之多見也吾師幼心先生以英杰之姿膺民社之重前後兩涖吾桐仁以愛民禮以勸士信以折獄義以恤災其去也民思之如違慈母其來也民愛之如尊神父害則爲之除利則爲之舉靡風以變積習以振今仲秋之廿有四日士大夫爲先生晉六旬觴競製文詞爲壽而問以爲先生之循聲遍天下之名公鉅卿與夫賢人君子無不知之悉矣何俟乎人之多言而吾邑士大夫所以必頌揚治績而稱述德行者蓋其羇慕之隱愛戴之誠有發於中而不能自抑者也而問昔者以文章受先生之知又義不可無言然問非一人之私言也問閭先生之致治也四境之內民與民相慰士與士相慶而婦女童稚亦相聚而祝於室其相慰者曰自公之來此困者以起仆者以興僞者以詘寃者以明富者得以保其業貧者得以安其生

終日嬰然不知有紛擾之患者公之惠也其相慶者曰自公之嚴於校士也而後人知勉於力學自公之明於飭俗也而後人不狃於作非强者無以肆其毒弱者有以伸其情公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無私於人而人自親其相祝者曰天災流行公實救之我饑公食我寒公衣室家得以相保流徙得以安歸出之於溝壑而至有今日公之賜也公爲吾儕坐不安席行不憚遠晝爲襏襫夜爲忘寢以蘇吾命以安吾居吾儕小人其何能益公惟願公受福於天迓祉於神壽考且寧爲

王國楨保艾爾後以熾以興此四境頌公之實也閒既習聞其語因以歎民之所以戴先生如此而先生所以致此者其來蓋有自矣夫廉吏不患無德而才不足以幹事能吏不患無才而德不足以固節先生以一身兼廉能之行而又本之以至誠行

之以平易不立異不求名故能德加於黎庶效著於遐邇事雖於古人而功與之並虞詡所謂志不求易者非耶開見先生以循吏獲慶為士民之休竊幸今日之躬與其盛而樂為世人言也於是以夙昔所知與聞於衆者書之以為獻

外舅倪醒齋先生六十壽序

古有足跡不可得窺而素履可得悉者姑吾徒誦其言今乃見其人矣外舅醒齋先生以古昔自期學行自勵生平不求合於人人亦卒莫能強其合甥劉開時相過從側聞緒論者蓋非一日雖未足以盡先生之藴也而竊得其意之所從與行之所至然未遽以白於衆者以為非特能斯者難也知斯者亦不易也今歲五月下澣戚里為先生晉六十觴各謀所以壽先生開於是乃作而歎曰是言之不可已者夫夫獻諛之辭非先生所樂

受而言之近飾又非開所敢爲然則書厥實以昭美善其亦君子善頌之意乎小子不敏請畧述其梗概先生少孤自立於學於書罔不究覽每有疑義必折衷於至當而未嘗苟有異同既不囿於古人又不奪於習俗其識慮有如此者性愛恬靜恥干謁杜奔競所居非在巖穴而與世自遠城市聞其名而罕得見其人其節行有如此者爲名諸生文采雄出一時而意常自下所交皆名流正士後以其學訓厥子弟子弟各有成立蜚聲庠序行且掞藻石渠矣而先生猶若不足汲汲焉以經術爲塾開嘗叩之先生曰此吾先人之志也吾雖不能得之於身猶願吾子孫之能通經也經學之不講而徒思博青紫爲榮非吾所以承先志也由是觀之可以知先生之所存矣其官休寧學博時有裨於學校士習者竭力建學縣令以先生議正尊之不能及

其去任士民攀留棄置衣冠祖送而懇懇不忍別者通邑皆是作爲詩歌以紀其事而美其行者不可勝數夫有司操賞罰之權加惠於民而民愛戴之者有矣未有秉鐸而[illegible]深有爲動人慕悅至於如此者也昔漢經師耄年稱經不衰先生自少以迄於今未始一日廢書雖當造次紛競亦必手一編以自娛樂可謂好學不厭者矣至其與朋友交久而能敬在親密而不狎處嫌怨而無爭始終有誼而進退以道終其身無忿辭厲容此豈所謂好禮不倦者乎夫隱士以矯物爲高故流於僻才士以勝人爲得故流爲矜善士以容衆爲和故流爲同先生不矯異不矜奇不隨衆而動於性之自然故適其天是故初聞先生之名而未及相接者未有不以爲異者也親其風采熟其言論久乃詵亞先生閒幸得常相過從辱先生之厚愛而稍闚其梗概故

妄附於君子之善頌謹以先生意之所存與行之所至而人不盡知者備書之以為獻知先生必不以言陋見哂亦必不以為獻諛之辭而卻之也

韋斐岡明府七十壽序

癸未之秋斐岡明府以七十介觴之辭來請於余余不敢辭亦不敢為餙言謹舉明府居官之大要為政之實迹以為獻曰唯地非政不治唯政非人不行其有能殫厥心勵厥力以克奏乃效則百為以治庶士以和小民以懷故吏才不必出於一期於有濟學術不必定於一期於實用仕不在顯在利民任不在久在有功秦漢以後守土之職唯縣令最近民其次則郡守由郡守而上其權漸重其事漸易而不知大體或反難稱其任由郡守而下其權愈輕其事愈難而苟有實心尚克自盡其職惟我

茨岡明府以好學而兼吏才其歷官江浙殆庶幾其能盡職者乎明府初以四庫館議敘出佐太邑其後以知縣用一權新城又權宜興一授清河長洲所至皆有異績頌者不置其令新城也勤於聽訟速其來去其攝官無留獄事無再訊滅下戶輸錢之直以便民之納漕者而豪紳奸民皆屏迹不至公庭維時明府之政不嚴而治肅其令清河也不敢以繁劇亂守不敢以災害而隱民疾苦不敢以重獄而多延無辜維時明府之政不勞而惠行其令宜興也以夏旱勸疏百瀆百瀆爲一邑水利所係下通太湖潦則藉以宣洩旱則資其灌溉時百瀆堙塞乃募近地之民浚之使深兼用以工濟賑維時明府之政不費而施宏惜規畫未盡明府調任長洲邑人德而思之既至長洲欲紓民以培元氣凡兩徵漕賦皆減收數以寬衆力然明府自是亦滋

著矣當此之際三吳地旱穀貴乃請於大府諭富民出糶毋減價毋外運不旬日而穀以平民賴以生維時明府之政不強而民從所以殫心勵力克奏乃效者皆此夫牧民者先公而後私損上以益下明府厚於民而薄於己毋遷任時民皆阻道攀送且有樹生位者其斯謂仕不在顯在利民乎前後官清河者三年官長洲者二年在新城宜興者各未逾年而興利除害善政多舉其斯謂任不在久在有功乎明府自幼嗜學其世父約軒中丞深器重之又與從兄樾齋太守同習藝業其得力於家訓者淵源有自然則學苟達用何必定在詞章也才苟濟世何必定出一途也明府始見賞於歸曉霞方伯繼受知於胡果泉中丞所以遇之者甚厚其仕不至於顯任不至於久者天也非人也然所至皆有異績明府亦可無憾今明府老矣猶健步強飯

自被議去官後優游自適不以得失介懷凡安先敦本之事罔不次第舉行有子筮仕豫州諄諄以效力王家無忝家聲爲勗所志不忘君國所言不外道義其獲天相而登壽考不亦宜乎余忝列戚誼素知明府好學而兼吏才故特書居官之大要爲政之實迹以爲唯明府始可謂之盡職且以此言作介觴之獻

桐城劉　開方來

論語補註自序

士病於窮經久矣四子之學弊益甚爲言宋者流爲空虛固陋之習言漢者溺於瑣碎紛紜之說二者相反而不克相成是以註釋愈廣益離夫經考證雖繁無適於義夫書以明道不惟聖人之意是從而惟門戶之見是主不亦惑乎開治論語不敢私逞夫己見亦不敢苟同於先儒夫亦曰求合孔氏之旨而已其有足相發明者必審擇而後折衷不欲廣引炫博懼其雜而無當也其或註有未安者但存疑以備一說不必肆爲攻擊懼以妄而獲咎也夫妙義所在無事外求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即以聖人之書証聖人之言其可知者十得九焉力雖未逮願以斯

爲準若曰言以明道而是非不謬於經則於開也何有至於棄孔氏之本義爭漢宋之異同守此則非彼斯又開之所不敢蹈者也

廣列女傳自序

余既廣劉向列女傳之類而總括古今以來所紀事實且各以一頌論次其後非故爲是好事也葢自古聖王修德成化旣已躬行端其本矣而又以爲起化之漸行道之先必自內始故本之以公宮之教申之以女史之戒機杅盥饋之必親衣帨巾櫛之必嚴威儀動作之必謹禮以防身度以明義尸祭以觀其德歌詩以達其志是以教成於內而順成於外言則有彤管之箴行則有瓊琚之節出則有翟茀之章所以昭婦順善風俗也春秋之際內習已漸斃矣然其秉禮者貞而難犯稱古者辨而有

辭蓋以其時傅保之教盤褒之箴猶未盡廢而先王遺澤浸潤已深如僑敬姜黔婁妻之流豈獨嫺於禮節習於古訓哉觀其所論殆庶幾乎與聞聖人之道者也及至秦漢學術壞而女教益衰士大夫旣無躬修足法而女子日習於邪侈其譎者僅以文詞自炫才藻相矜舉凡服用起居之制飲食祭祀之典言語授受之經無復古義之存而先王所以立教君子所以端化者亦鮮有能明其旨矣然而人性不泯故巾幗之彥往往後先接出行義不愧古人上者全德其次全貞其次變而不失乎正外之則有雄略異能奇功偉節雖未盡當乎中庸之誼要皆聖賢所不棄也而學士多稱述不及自劉向皇甫謐以下間有傳記而采取不備且所次無別珉玉混淆覽者惑焉余悼其潛德隱行不獲表章於世乃爲補其闕疑別其體例定爲二十卷使人

各以類萃而事得以易誌焉亦古人顯微闡幽之遺意也觀者或有得於起化行道之端而講明女教內治之事則是書庶其有裨而可免好事之誚乎

列女序目

皇后類

古者天子理陽教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所以法天地正六宮統萬物也內宮之制雖繁而后以一身為表率幾微之動天人繫焉義協乎剛柔功參乎易簡效者乎清寧不可不慎也古之紀后妃者鮮有專書太平御覽則詳於姓號而畧於事故德化闕焉余備為論著擇妃嬪宮人之有志節才行者並附於篇

王妃類

語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卿大夫之內子尚以豪侈踰節況王妃乎以余所聞貴不敗度賢而守禮既瀆於禍患而莫自存矣猶復捐軀遂志以保其貞豈非邦家之盛而副笄之榮耶余采自春秋之始以迄於明然昔時諸侯之君夫人即後世諸王之妃也故特先焉

公主類

自帝乙歸妹以降而天姬之執婦禮始有定制矣然以成周之隆而美下嫁之賢者僅一見於召南之詩文武之德可稱極盛矣而元女太姬之歸陳胡公也以好巫覡歌舞之習變其國俗而民風以靡信乎尊貴之難以嫻義也秦漢而降號稱貞淑代不數見而恭儉謙退謙孝養以敦禮義者唯唐為尤盛此豈太宗立法之善耶抑德本出於性生耶余備述其行義而郡縣之

主亦因以附焉

母儀類

所取乎母儀者爲其守禮知義端嚴善教以爲後世法者也夫婦人一身而三善備焉始於女職成於婦德終於母儀於義爲最重劉向七篇以此著其首明遭時之艱力育其子教之成德而進以大義此人情所難而女子能之可謂賢矣至若傅保乳母之倫其善有不可沒者爲次於末

女範類

女以範稱蓋取古志節踰衆才識競與言行可師者也夫士有百行女有四德全之爲難故言動操修有當乎明辨通達之例仁智貞順之列者則各取其善以發之亦責人不求備之意且所遭不皆逆境而亦能以德顯庶使處豪盛者有所矜式乎

節婦類

吾聞之夏侯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旨哉是言學士大夫所不克踐而巾幗有其人矣孔子删詩首取柏舟夫時窮而節乃見從一而終沒身之大義也而操行多有湮沒漸至姓氏失傳豈不惜哉後世婦人所遭之境有倍不如古人者矣然其志定不惑節勵瀰光撫孤弱於危疑困苦之時全厥家於阨窮顛沛之際至於刀鋸水火九死而莫變較之人臣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奪者其事雖有小大而難則同也余既嘉其節復悲其志乃爲博考事實蠱著於篇以示不敢遺逸之意云

烈婦類

余之成是集也凡有志行節烈者既各登於篇矣而其中唯烈

為尤衆豈所謂守節難而死節易耶然當勢窮力極計無復之而能以死自全且又從容中義得其所安是眞有所挾持非可以慷慨殉死輕視之也嗟乎遭時之變冠蓋喪節而婦人多以烈聞可勝嘆哉

貞女類

自召南有行露野有之章而女子之守貞不汚援踵而出矣然當未歸之時而爲夫死與守者皆過人之行而世所稱難能可貴者也歸熙甫雖謂非中然豈不足風天下之閨彥耶至若身遭鋒鏑不爲强暴盜賊所辱而潔己授命其勇烈尤有足多者焉

孝女類

語有之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婦人之德以孝始不以孝終也然

或親老家困嗣續無人外之姻戚之援內鮮家人之奉則以女道而兼子職矣以情援禮其孝養終身不字又烏可非哉既歸以從孝思不替者有人矣而爲親報讐手刺强暴於倉卒之頃而不變色焉何其烈也余詳爲論次使著述家有所采擇焉

奇女類

詩不云乎無非無儀女子且不以善稱何奇節之足名耶然有素負雄畧智識絕羣立功於戎馬之間邊辨於危難之頃而揮斥自如不少貶屈焉此亦古今之罕見者也夫人君以重祿養羣臣不能效功盡策而顯名耀節乃竟得之閨閤豈不異哉世稱子長好奇余之序此殆有愈於取游俠之意也夫

附錄類

余所編列女既終而復繫之以附錄嗚乎女訓之衰久矣苟有

其人將取之不暇遑論其他乎夫朝廷用選立賢無方君子取人不以其類誠有節行越衆則雖出於微賤陷於亂逆而能自高其志不乖乎義亦可謂處汚泥不染者矣彼身榮翟章而內有遺行其視此不亦增愧哉

桐城列女志序 代

自古節義之盛本於禮教成於風俗由宋以降女子以節著者所在日多明太祖最重節義而仁孝徐后請修列女傳又有以獎勵之於是女教振興海內丕變我

朝敦崇風化凡潛節幽芳悉予旌顯故自通都大邑以及窮檐曲巷弱年淑質莫不曉然於持身之大義固其秉性之貞亦禮教素明故也桐城舊爲人文之地冠蓋接出而節烈尤衆紳士之好義者既蒐其事實名氏彙爲一冊以表揚之矣其後復爲

蒐採以續舊刻所以昭考烈於來茲慰貞魂於沒後者其意至善余承乏斯土昊椿攀侍御以是編屬序余思古之言內教者皆由躬行以爲觀感之本今則婦人之行能合乎古人而士君子或反不逮蓋婦人之性靜而一故其激於義也貫終始而不渝男子之性動以紛故其慕乎義也歷險夷而或變況所稱節孝者或出於貧賤或居於僻遠零丁困苦人莫之知而卒能自伸其志不奪其貞斯蓋率其心之所安並不知有爲名之見此其境倍艱於男子而其賢直等於志士仁人矣然則是編之表微闡幽其裨於風俗豈細哉余忝膺民社嘗謂教民宜以風化爲先嘉是舉之行於一邑而實有關於世教也故樂爲之言

傳註家序

傳註家者蓋本乎詮釋經文尋繹義理以闡明奧旨者也夫六

經之道深如江海故言經者不能必其盡有當也得一二義之卓然者斯可矣不能卽合聖人之意也得大端之無剌謬者斯可矣夫學者之患往往執一以例餘通此而窒彼非兼明五經則一經必不能精且夫泥舊文者既支離以解經矜心得者又强經以就己故學正矣而見或不能卓卓矣而心不得其平故諸說並出各伸一長蔽於所偏甚以註釋愈繁去道益遠由漢以來毛公之於詩尙矣其次則鄭康成之於禮杜元凱之於左氏傳郭景純之於爾雅專門之學也其餘諸家皆得失參半宋大儒表明正學精研微言力誠宏矣而持之太固執之有偏不能盡當人心之公然揆以大義則功多而過寡元明以下諸儒各有發明其實瑕瑜互見不得以功掩其過亦不得以過掩其功至陋儒說經小言破義强不知以爲知功一而過百者未嘗

無焉已矣乎古人所謂善則從之疑則闕之者其人殆不可見也夫錄傳註各家其有專考名物不及文義而體則同於箋註者以次列入

鑑物篇序

鑑物篇者方來子之所作也方來子病世之汨欲戕眞有能而不克盡其能有智而不善用其智故作此以風世焉雖原於陰符之意而是非不敢詭於聖人蓋自託雜家之學以寄其說者也是編出而方來子亦將隱矣惜夫

初學集序

至哉伊川之答朱長文書也其中學者之病與夫天下無道外之文也道者文之實文者道之華道非文莫能明文非道無以立其盛其衰非自爲之也所從來尚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故躬行心得辭雖約而蘊含博學多文辭雖繁而精散由是觀之天地之精結爲人人之精萃於心心之精凝於思思之精發爲言言之精進爲文非藝之末者也余生也晚不獲親前賢之澤矣然讀其書想見其爲人間以己之所見發之於辭筆之於書而名之曰初學集焉初學云者少時所爲而未敢自信者也夫君子之立言也將以明理也將以達意也理不足而後求勝於意意不足而後求工於辭夫辭者豈能自爲工耶理與意實主之本之於性成之於學變之於物其始不能強其然其終得之亦莫喻其故蓋必至是而後可謂之文焉理與辭意合而一之者也理勝則質意勝則偏辭勝則支兼之者爲難得其理而辭意或未能盡善者古有之矣不得其理而能斯二者未之有也竊余抱備然之志也久矣身遭困阨內求

於身心之累外感於習俗之變不得已而藉文以舒其悲懷之思其立言之本已非豈復自計其工拙他日人[illegible]有輕言背義以中伊川之所言者余何辭焉余何辭焉

擬古詩序

詩之源出於唐虞而其道亦莫備於唐虞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是古今之言詩者未有出此範圍者也然唯三百篇能盡二者之蘊溫柔敦厚穆如清風此言志之美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此永言之遺也唯其長言之也而其意始盡唯其嗟歎之也而其意始無盡故永言與言志二者相依爲用有其志故言不虛言之永而志乃見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是也降至後世有言志而無永言徒以爲詩道性情而已而所以道其性情者不知也能唯虞廷詩歌之旨僅存其

名曰三百篇之長言嗟嘆亦無復過而問者矣蓋古之言詩與樂合三百篇之詩皆以被之絃歌故性情與音節俱臻其妙後世詩與樂分古樂亡而聲音之道不講故性情是而音節非然音節既失則詞無往復詠嘆流連之致而性情亦爲之與焉非不深且摯也而出之不覺其永則是所以道之者不如古也所以詩人或賦一事而浸淫以陳之反覆以詠之言重詞複而意不見其不足後人抒懷刻意唯恐其重唯懼其複句更語變而意不見其有餘何則言中用意者多言外見意者少也蓋清廟之瑟不可得而聞也久矣漢魏古詩直接三百篇溫柔敦厚之遺是於言志者得之而詩人之重複咏嘆意簡而辭達辭長而不繁亦僅存其彷彿而未能得其全也濮綱既興白蘇孰尚鄭衛競作雅音孰追夫詩人之妙有言止於此不加一辭而辭自

深者有意止於此不必更用意而意自永者觀之者不覺歌之而後見焉古時詩歌爲一不可歌者不得爲詩後人詩自詩而歌自歌此永言之所以失也今詞曲中尙有重詞命歌之體未嘗非古音之遺然樂師俗工習其曲而昧其義故歌不能通之於詩學士大夫矜彼才藻炫彼性靈爲辭而昧其聲故詩不能通之於歌是則可慨也已或曰樂府諸體抑揚委曲非可以形諸詠歌者乎曰其辭雖可歌然俱而不古卽十九首中之客從遠方來甄后塘上行繁欽定情篇亦有得於永言之道然神理氣味聲音節奏較之三百篇之長言嗟嘆則似有間識者必能辨之矣我

朝詩教浸深旣有得夫性情之正復講求乎音律之原士之有志詩歌者不可守偏而承闇余不揣固陋謬擬十餘篇以備詩

中一體非敢謂補前人之缺蓋欲存此見以俟君子之是正焉爾

珠船詩草序

詩以達情也而世之為詩者適足以自掩其情是非才之不足而學之不至也發焉不由其誠為之不以其道則才與學皆足為詩病也余讀識君珠船詩嘉其意趣橫出務除凡近宏篇累辭若無涯涘因思鄉先王吳生甫有云士之習於藝而通者恒有得於師學所不至之區譬之於劍器無涉也而舞或助之醫之於鬼物無涉也而祟或啟之畫之於山水無涉也而巍巍之高與蕩蕩之流或引而入之今珠船寄情駘蕩不徒規規於音律之間甚誠得師學所不至之區邛抑又聞之言徵實而難工意翻空而易巧珠船由陳世情雕鏤物態既悉本於性情之自

然所謂由其誠者得之而爲之更以其道自玆以往其所至方未有量也珠船索言於余因書此貽之

師荔扉明府詩序

余自受讀後好流覽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間亦作爲古文以舒所見未嘗致力於詩也數年來身遭困阨百端萬緒鬱於中人情物態觸於外無以發其憤始假詩以自鳴然而水遇石則激鶴戒露有聲此皆動於自然非有意於世人之知而人卓然以詩名者余亦未之識也辛酉之夏余隨姬傳先生來皖江先生爲余言荔扉明府工詩有奇氣余聞而心識之常以未得見爲憾今年春荔扉先生至皖與余相遇於旅舍出其所作見示皆自闢蹊徑不規規於昔人其氣之盛若決江河而東馳其思之奇若雲煙變滅而不可測余反覆卒讀益信姬傳先生之言不

虛而余向時傾其名者尚未得盡其實也噫詩道之敝久矣精風格者或專於形模卒性情者或畧於工力二者相病而不能相成而又心馳利祿蘊蓄不深此猶源濁而流未有能清者也先生俯仰古今豪蕩磊落榮利不足動其心聲務不足亂其守宣其發言成章而所得乃獨異與然則徒以詩論先生固猶未得盡其實也

蔬園詩集序

余年十餘時即喜為詩然竊謂詩之為道本於心性用為樂章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非吟咏所能盡其蘊也故嘗欲決然廢去以求乎聲氣之原既而以為詩即情也情不可以終抑故閒亦形之詩歌然而工拙非所計矣懷遠許君叔翹以詩學名一時其動於中而發於辭

也往往豪蕩有奇氣見者咸驚歎弗置而許君顧不是重也蓋素挾奇偉非常之才每慷慨激烈欲以氣節功名自見故能慎取與重然諾濟人之困而不自德焉此誠古俠烈之士所不能過而世徒以詩人目之無惑乎許君之發憤太息也然許君之詩固與其人足相稱云

張埸園明府詩序

自海峯先生卜居樅江以風雅導啟後學而樅陽詩派遂盛於桐城當吾時而得見者三人其始則王悔生學博其繼則朱芥生孝廉張勗園明府悔生先生既沒不可見矣芥生貧而客游流滯山左今獨見勗園先生雖欣喜過望亦可以惆然增慨矣余之知有勗園也自悔生先生之言始也余知君十餘年而君宦江南無由相見君於余亦然余游吳越而君已歸歸未數年

而悔生先生卒悔生卒而余乃始得交君人世離合之不能如人意也固如是乎君以詩集見示余受而讀之慷慨激昂想見前人之風格夫詩至近日難矣海內之好尚與吾桐之趨向亦互有得失所勝於世人者大體雅正風氣適上耳然吾桐之近爲詩者所造亦不一焉以吾所見三人論之力追往哲得其精華而七言短章尤爲超絕蓋悔生之所得也雄健瑰麗調悲節壯蓋芥生之所得也高秀雄潤跌宕生姿而情韻深婉蓋曷園之所得也三君並崛起樅陽揚聲江表使後進有所觀感吾桐之詩派其遂盛矣乎君所令泰賢而家猶清貧其人如此即其詩可知余來樅江恨見君之晚益歎海峯先生之遺澤不衰而余與君前日之游亦爲不偶惜芥生遠隔不得一證斯言也

清歡堂詩序

自古人才莫盛於廢興之際當勝國草命吾鄉以節著者自嵞山先生而外吾得二人焉一爲錢田間先生一爲姚休那先生二人之出處皆同各有詩集行世由今論之雄奇之極歸於平淡田間先生之詩也揮斥之餘不事雕刻休那先生之詩也田間三至京師與鉅公名流時相接處故其事顯而名甚熾休那則杜足田里茹苦全貞不自表見故其迹晦而節尤難今觀陽湖呂松壑先生詩數卷其在二公之間乎先生操行似休那而詩則近田間各體皆得正宗尤以五言律詩爲最其源出於陶公而冲淡自然直造韋柳之室蓋無意摹古而自合者也惜全稿散佚其僅存者先生元孫幼心先生爲刊而布之而吉光片羽遂獲見重當時斯固流澤之長抑亦天爲之也嗟乎遭時之變士君子伏處全節而文字遂以磨滅者可勝道哉既有感於

休那先生因書此以應幼心先生之命

惺淵齋詩草序

吾嘗謂詩之爲道本於四始六藝而人之性各有所近其才亦各有所長故其於三百篇也或有得於風或有得於雅其得於風者太白是也其得於雅者少陵是也太白體物工妙託諷深微而每取喻男女故比興之體爲多少陵激發忠憤哀怨頓挫而每直抒時事鋪陳終始故賦體爲多要以合於溫厚之旨則俱無以易矣吾師呂幼心先生所爲詩宗法少陵其風骨天成不事雕飾每有所作皆自抒性靈曲敘情事捃諸六義亦出於賦體者多也先生爲世循吏既有聲江表矣其論治論詩一本於誠故發爲咏歌無纖靡之音無囂張之迹無浮響無冶豔而愛民敬事之心惻怛忠厚之意溢然於聲律文字之間韓子所

謂其言藹如者是也是故性愈仁者語愈摯心愈平者言愈和此動於自然非可力强也先生不求工於詩亦不苟於詩意有未淡雖一字之微必精審歸於至當乃已此專家之士所竭力以赴之者而先生以勤政之暇爲之且又不外乎三百篇溫厚之旨可謂兼人之能矣夫天下有得於天而功不至者矣未有不得天而能至者也先生之於詩其得於天者最優乎先生屬序於開謹以所知書之並質諸世之君子

紅葉山房集序

余交婁白十餘年久知其仲兄笏君之才而未獲相見讀其所爲詩未嘗不嗟嘆竊慕有味乎其人後君舉於鄉留京師者有年而余先以丙子出都故卒不得一伸傾蓋之歡然千里神合彼此殆同之矣今年冬余過南州始聞君歿京師爲之驚悼者

累日非徒悲君且以傷斯道之日孤也十數年來老成凋謝盡矣而高才盛名不得永其年者復不可勝數吾鄉則張君阮林太倉則蕭君子山吳中則李君四香并君且爲四矣是豈造物忌才而不使諸君子各竟其所學以顯耀當世耶抑或思能傳人而精力竭瘁於文字耶若君與阮林其業已將垂成而其年方在盛壯較之諸君尤可痛而惜矣君詩與文若干卷夢白編而刊之余反復繹誦其思悄以深其辭麗以贍其情悱以惻其音和以平卓乎有不可磨者使更假歲月窮其才力其所至且日進而未有涯也嗟乎君卒竟踰年矣生吾不及見死乃序其詩文夢白曰吾兄至性過人篤於倫理於事測斷有識居京師時知之者雖衆而性格落落寡合其抱負如此宜其成就之卓絕歟夢白數言於余遂書此以塞其請兼欲慰君之靈於無窮

也

無不敬齋遺稿序

霽峯太守刻其先贈君升屏先生遺稿卽成索言於閑閑辭不獲命乃感嘆而爲之序曰嗟乎夫遇有豐嗇而德無不報時有顯晦而美無不彰先生篤行好古殫精文藝以學以教者垂數十年雖不克獲報於其躬而哲嗣霽峯太守以治績受

天子特達之知其秉心爲政一以先生平日之訓爲法而又思闡先德校刊遺集使太阿之劍荊山之璧出之於故篋之中而發其精采於異日之下是固太守之孝思篤亦先生畢生之苦心孤詣不能湮而無傳故當捜輯遺佚之時零文片紙多獲於意外豈非先生之靈有默爲相之者耶夫可信者已也難必者時也嗟乎觀先生臨終時以斯卷授太守而太守今日刊而傳

之又增其未備所以善承其志如此世之爲善力學者可以勸矣先生教授日久生徒成名者甚衆處世接物外和而內慎陳勾山京尹齋次風侍郎王韓城相國皆深器之所爲文不名一家其氣溫以和其思沉以細其語曲而詳其體嚴而密雖世人嗜好未必盡同而先生是文固當乎人心之公者也開以修志來亳與霽峯太守時相接處聽其言論觀其措施而知當日稟承之有自因思先生篤行好古不獲報於其躬而太守秉心爲政能以先生平日之訓爲法是先生之志得行於身後也遺文珍藏未出一旦刊布見者莫不驚服與寶劍良璧同其光氣是先生之文屈於暫而伸於久也然則德無不報美無不彰者乃古今不爽之理而先生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開因辭不獲命而遂不敢自外且讀先生之集而能無憾也於是乎言

貞珉錄序

余至平涼之踰月陸君繼輅出其太夫人之行略及諸君子所爲序錄以示余余且讀且嘆乃肅衣起敬曰自女教寖衰內習陵遲天下競相安爲故常而不知其非唯太孺人以義矯俗以禮持躬相夫盡職勗子令名誠之翼之古訓是從唯我陸君言爲詞宗學爲士則乃鋤其氣乃和其色克厲克慎以無忘母氏之德是以教立行成遐邇流聲子有聞矣母心以寧教之取友以淑其行是皆足以激末習而愧俗情故生則人欽其範沒則人仰其教學士大夫歛容驚嘆名流宿德同聲一辭雖然爲之稱陽姬蜀川之頌惠母無以過也昔僖敬姜慎於禮儀之別黔婁妻嚴於邪正之介聖賢韙之今太孺人克嫺大義造次不苟古今人有異世而合轍者何不相及之有繼輅既遍求同時耆

彥爲文以光其先復索言於余余觀諸君子所以頌太孺人者而繼輅之爲人可識矣繼輅所以自立以孚於衆望者而太孺人之教益可想矣詩有之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太孺人其庶幾乎記有之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繼輅其勉之乎

書鄭氏義門支譜後

昔東漢黃瓊楊震以歷世名公卿爲天下宗袁安以後四世五公顯於漢室天下漸以世望爲重已開晉人門第之習迄宋以降譜牒大興隋唐因之而北魏命官亦取世族家承其業人專其學方是時如淸河之崔范陽之盧滎陽之鄭豈獨其子孫能不忘其先耶天下固未有不悉其世德者也故以八裴而方八王皆出於當時之公議也自五季之亂圖譜散失故家大族漸淪於兵火名德舊澤猶繫於人心而其子孫已有不能舉其先

世者矣姓氏之傳既已無徵而朝廷取士又不以此爲用舍故舊姓遂以不振科舉興而譜牒廢此不並立者也然其可得爲者一家之私紀也國史不收而家譜亦放失而莫可稽則非時世爲之也所以譽其後者無人也鄭門先生以其先義門之世系甚繁別爲支譜以條記之其辭備而明其義直而暢疑者闕之寄居其愼而不敢失之誣蓋歐陽永叔之爲世譜亦有不能盡詳者矣夫先生固亦倣歐陽氏之法也是譜出而義門之世系得以盡明義門之世系明而滎陽之舊望於以不墜追遠之事孝子之志學者之所先也余見先生之志有成故樂誌其後而又以爲滎陽之善其後者有人而竊悲夫清河范陽之舊紀放失而莫可稽也書罷爲之太息

漳州竹枝詞跋

竹枝之體其源出於國風考亭所謂里巷歌謠者是也唐劉禹錫最工爲之自是以降作者益衆或以言情或以紀俗要不失風人之旨而已鄭君栗園客漳時有竹枝百咏其言俚而工其意近而遠大抵取古人紀俗之意恢諧出之然於言情之體例亦自不悖蓋言情之作舒一己之感歎以形咏歌故辭必取乎簡紀俗之作備一方之土風以資勸懲故辭不嫌其繁鄭君欲盡敘漳之民風習俗是以纖悉具陳蓋繁而不失之冗者也婉而多諷質而可誦吾於是篇有取焉

眺巢咏敍

徐梅圃先生以沈婉深摯之思發爲清麗俊逸之作生平足跡半天下凡鉅觀異狀與夫忿懣不平之氣悉寓於詩而雅不自行名之曰眺巢吟取焦螟巢於蚊睫之義夫言無所謂大小亦

各有其至而已先生性情悱惻和愛得風人溫厚之遺故詩亦逞其妙而效其眞焦螟雖小其感於天地之氣而動爲自然之音則無以易而浮慕九皐之鳴者反自失其音節然則世所稱鸞凰之吟殆梅圃之不欲居者歟